

允晨叢刊 6

翟志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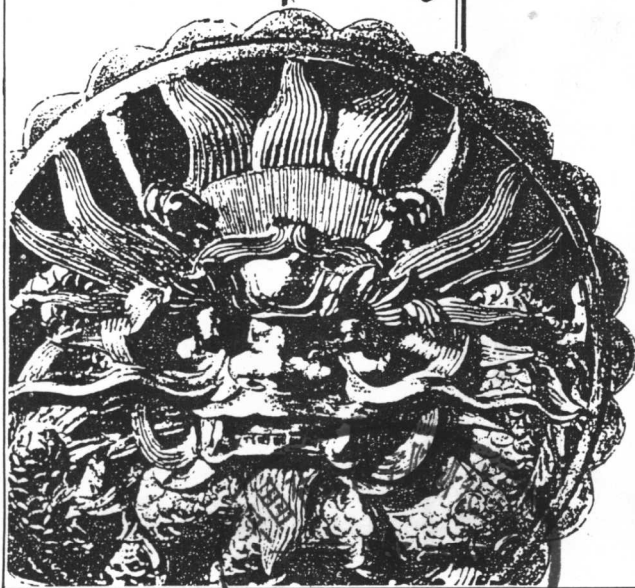
做大戲

播火集
心憂集
集外集
過河卒手記

I 267
Z048

做大戲

允晨
叢刊
6



圖書館藏



10017292

掌握世界新知



創造美好生活

允晨叢刊 6 **做大戲**

MAKING AN GREAT DRAMA

作者 翟 志 成
CHI-SHISG CHAK

發行人 吳 東 昇
出 版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東昇大樓11樓
●服務電話：641 5606-7
●郵撥帳號：06645666-1

製 印 唐山彩色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31巷56號2樓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定價：150元

ASIAN CULTURE COMPANY

11F. No. 21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爲了「把人當人」——《做大戲》

自序

瞿志成

大約在一九八二年末，臺灣《中國時報》駐美西的特派員金恒煒兄，商請我為剛在美國創刊的美洲《中國時報》寫一專欄。礙於友情，我只好每星期交一篇文章給恒煒。一直到了一九八三年初，由於實在抽不出時間，蒙恒煒恩准，免去了我每週一次的功課。專欄取名為「播火集」，陸陸續續刊出了廿多篇，聽說讀者的反應還相當不錯。

第二次過「專欄作家」癮，已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情了。當時我為了覓食，萬里迢迢由美國加州飛到南洋的一個小島，刻板的生活，悶到抽筋，便寫信向已回臺灣主編《中國時報》副刊的恒煒兄毛遂自薦，揚言要替《中國時報》寫一名為「過河卒手記」

的專欄。當時雄心萬丈，計劃要寫這寫那，哄得自己和恒煒都信以為真。結果虎頭蛇尾，「手記」只登出了八做大戲V那麼一篇。刻板的生活，弄得人連頭腦也僵化了。以文學自娛，雖空有一腔子痴心，事實却無情地證明了這畢竟是妄想。惟一差可自慰的是，在夏志清教授和杜國清兄的來函中，居然還認為八做大戲V寫得不壞。

「手記」原來就擬定要用散文加小說的體裁和技術來撰寫的。文學創作需要才華，我有才華麼？也許有，也許沒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日在赤道的驕陽下三蒸三晒，任你才華似海，也要被烤乾燒盡，剩下來的只不過是脫水後的鹽碱。而鹽碱地能長的，恐怕只有帶刺的荊棘罷。如果把詩歌比作幽蘭，散文比作胡姬，小說比作牡丹，那雜文便是全身帶刺的荊棘了。即是故，我只有拔盡枯死的幽蘭和胡姬，在園子裏學種仙人掌。

渴想着文學的花環，卻頭戴着長刺的荊冠，心裏自然不會好過，關愛我的朋友也開始替我擔憂。而有些和我不相干者，却不

免在訕笑。想起《詩經》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句子，索性把園子命名為「心憂」，而園丁，當然就叫「何求」。

用何求為筆名在《中國時報》寫「心憂集」，只寫到第八篇。由於忙着撰寫博士論文，不能分心，「心憂集」也就只好無疾而終。從一九八二年末起，由於恒煒的策勵，也由於他的寬容，我先後在《中國時報》開過三個專欄，一共刊出了三十篇文章。這次連同八篇在專欄外發表過的以及三篇從未發表過的文章，結集成書，交由允晨文化公司付梓。四年才寫出四十一篇文章，而且還有二十篇還是千字短文，也算得上低能。為了使這本小書不至於太過寒儉，徵得白先勇教授與摯友海楓兄的同意，本書的附錄部分收入了他們兩篇大作。白公子的文章，對我的生平及思想轉變的過程，有極詳盡精確的評述。海楓兄的文章，把他不遠千里到聖塔巴巴拉訪我四天的歡聚，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有了這兩篇珠玉壓軸，我這本微薄的小書，也變得頗像點樣子了。

收入本書的四十一篇文章，儘管長短不一，體例互異，但除了極少數的兩三篇外，反極權、反專制，爭取民主與人權的戰鬪精神，宛如一條紅色的匹練，飛舞在每篇文章的字裏行間，真可以說是「吾道一以貫之」。記得數年前，臺灣《中國時報》的高信疆兄訪美時曾對我說，他在臺灣還未碰過像冬冬和我這麼反共的人。信疆兄的話，也對，也不對。冬冬和我，都曾在中共這個封建法西斯的現代極權政體中身受了二十年的煎熬。為了掙脫極權的枷鎖，我們又都曾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爭取自由的籌碼，和命運不止一次地豪賭過。正因為對極權政體的禍害有入骨的體知，我們對極權政體的憎惡，自然遠在未曾身受極權政治凌虐的臺灣朋友之上。但是，我們都不曾為反共而反共。以我自己的立場而言，我反共，是因為她奉行極權路線，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每個中國人的良知良能，糟塌踐踏得不如豬狗，而不是因為她姓「共」。一切扼殺自由，壓制民主，踐踏人權的暴政暴行，都是我的敵人，我才懶得去分辨其中的國界種界，或者是否姓「共」。

。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不應把極權政體的存在，作為自己不把人當人的政策或行為辯解的口實。「五十步」並沒有嘲笑「一百步」的充分理由。「把人當人」，正是一切正常社會的基線。民主政治之所以值得我們用鮮血和生命去爭取、去捍衛，正在於她能最充分地發揮「把人當人」的最大功能。「今天的中國，只有民主的道路才是生路，其他一切都是絕路。」徐復觀先生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及銘記在心。

若沒有黃進興教授熱心奔走，代為介紹接洽出版事宜，讀者們恐怕永遠沒有機會讀到這本小書。黃教授的幫助，是最得感念的。本書收入的四十一篇文章，幾乎在發表前都經內子華璋審閱過。她校正了文章的每一處筆誤，使這些文章能以原貌刊出，而無需編輯先生改易一字。她對每篇文章，都提出了相當嚴厲的批評，這使我有時頗為不悅。在和她結婚之前，我在師友和老編口中，聽到的無非都是我的文章寫得如何如何的好。氣憤過後，細想她的意見，又總是對的多。由於她的「干預」，我常不敢輕易

下筆。我在四年才寫出四十一篇文章，文字的歉收，總不能說和她的「干預」無關。但也由於她的「干預」，我的文章，又實在比以前有了進步。無論是功是過，她和我這本小書，可謂淵源最深。即是故，我把這本小書獻給她。這，並不僅僅因為她是我的太太。

目錄

目錄

自序	一
• 播火集	
燃燒希望的火種——「播火集」題辭	三
悲歡離合總無情	一一
蓮花劫	一五
劫前劫	一九
九子母天魔	二三
誰之罪	二七
被烹的忠狗——讀〈老舍的最後兩天〉	三一

「高、大、全」與「假、大、空」	三九
「四台」與「四上」	四三
舉起你的長鞭，詩人！（之一）	四七
舉起你的長鞭，詩人！（之二）	五三
舉起你的長鞭，詩人！（之三）	五九
李準與八芒星	六七
斯人獨憔悴——讀宗璞的《蝸居》與《我是誰》	七一
湛容小論——從人到中年到《玫瑰色的晚餐》	七五
「三門」之歌	八一
閹割後的「家書」	八五
中共的首席哲學家	八九
朱光潛的蝸殼	九三
居然道弟又稱兄	九七
江湖郎中的假藥	一〇一
臺灣問題的發言權	一〇五

反省.....	一〇九
陳寅恪在文革前後.....	一一三
掉在泥潭的人——有感於王希哲被捕.....	一二一
● 心憂集	
如果來的不是「太子」.....	一三一
同人不同命.....	一三七
和毛皇帝做老襟.....	一四一
別高興得太早了.....	一四七
男人與狗.....	一五三
京記.....	一五九
臺灣的職業作家.....	一六七
時間觀念的現代化.....	一七三
● 過河卒手記	
做大戲.....	一八一
惡人世界（之一）.....	一九三

惡人世界 (之二)	二〇三
惡人世界 (之三)	二〇九

• 集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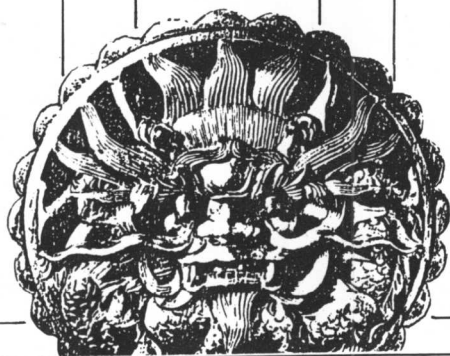
俯首甘為孺子牛——復觀師逝世週年感念	二一九
也談金門高粱	二二三
誰更真實	二四一
真蹟與贗品	二四五

• 附錄

被撕傷的脊樑	
——讀翟志成《起來啊，中國的脊樑》有感	二五一
異國相逢每醉還	
——聖塔巴巴拉訪志成四日	二六三
海楓	

做大戲

播火集



燃燒希望的火種

——「播火集」題辭

一九六九年一個寒冷冬天的夜晚，我裸著上身，濕淋淋地站在香港鹿頸的荒灘，身上僅有的一條穿舊了的短球褲，以及球褲口袋裏一小包密封在塑膠布中的鄉土，便是我精神和物質的全部家當。回頭看，大鵬灣彼岸，竟不見一粒如豆的燈火或閃閃的星光，上天下地，都被嚴嚴密密地包裹進了漆了黑色的牛皮帳裏。黑暗啊！難道那就是我數小時前下水泅過來的地方？

向前看，港九霓虹燈五顏六色的光幕，忽明忽暗，幻變無方，正編織著資本主義櫥窗中多少希望的夢。

耳畔依稀響起了中英邊界客家村老表的山歌：「過得去有阿華田，過不去有索嬬（繩索）纏」，鯉跳龍門，原來成龍成蟲，靠的不過是這短短的一躍！

我終於躍過來了……

再也沒有戶籍、檔案、布票、肉票、工業票、購糧簿……

再也沒有政治運動，沒有橫掃牛鬼蛇神的十二級颱風，沒有學習班，沒有牛欄，沒有鬥爭會，沒有坐飛機、跪玻璃、戴高帽和掛三十斤重的黑牌，沒有槍斃前的割喉管……

再也沒有知心朋友背靠背的互相揭發，沒有夫婦間互相攻訐的劃清界線，沒有兒女毆打父母的「大義滅親」……

午夜夢迴，再也不必驚懼查戶口的打門聲……

放言高論，再也不必提防牆外包打聽的耳朵……

背後再也沒有切齒的詛咒，手掌再也不沾洗不脫的血腥……

我自由了。但我為什麼不雀躍、歡呼，不載舞、載歌，來慶賀我的解脫和新生？

因為——

我再也傾聽不到白雲山松濤的鳴奏，品味不到仰臥在珠江碧波上的載沈載浮……

我再也看不見黃山流動的晚霞，泰山磅礴的日出……